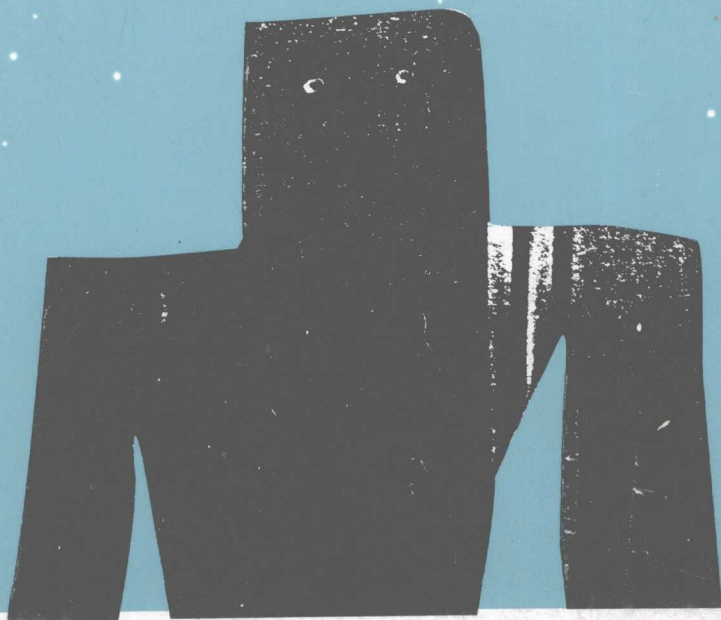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朱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朱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 朱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225-165-6

I. 蒙... II. 朱...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25056号

蒙着眼睛的旅行者

朱岳 著

责任编辑: 李 曼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25

版 次: 2006年12月第一版 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165-6

定 价: 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目录

contents

个人悲剧	001
垒技	006
我可怜的女朋友	011
作文课	014
格林大夫的遭遇	019
在驶向雾岛的渡轮上	023
关于费耐生平的摘录	027
诗人与侦探	032
禁闭	050
寓言集	054
丧魂者	060
马格丽特私人展览馆	065
梦中的王子	069
混淆	077
娃娃	081
马尔特兰湖畔的男女	083
轮回	085

自然文字	087
最后的小说	090
见习法师笔记	097
万能溶剂	101
睡觉大师	105
扑朔迷离的小镇	110
法医	115
涅槃	117
“消失术”访谈录	120
李逵印象	124
“子虚乌有”拍卖会	129
告解	133
睿智的皇上	137
两部书	142
一篇小说的独白	145
一次侦察	150
泉眼	154
后记	158

个人悲剧

几个星期前，我听说了NC精神崩溃的消息，虽然这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我是去年这个时候认识NC的，当时我刚被“倒霉鬼文学社”开除，加入了NC所属的“神经病文学社”。但是，我和NC建立友谊与文学旨趣并无干系，我们的共同爱好是斯宾诺莎。我热衷于斯宾诺莎的哲学，而NC热衷于斯宾诺莎的死因。他对吸入大量玻璃粉末这一细节格外着迷。我多少能理解他何以着迷。后来，他向我详细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这种剖析也是他对自己生平的简述。

NC的“精神痛苦”始于童年时的一次阅读经验，那是一本破旧泛黄的儿童画册，里面是一些配有丑陋插图的幻想故事。其中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渔夫用歹毒的办法抓住了一条魔鱼，魔鱼没有鳞片而且会说人话，它的身体里长满了细小尖利的钢针。渔夫将魔鱼开膛破肚，投入沸水里。魔鱼这时还没有死，它大声喊出了一串串邪恶的诅咒，同时，鱼肉散发出一种怪异的香气。渔夫见魔鱼已被煮熟，就把它捞出来放在一只白色瓷盘里，极其小心地吃了起来。但渔夫最终还是误吞了一根钢针。他在周身刺痛的折磨下咬牙生活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去尿尿，钢针竟顺着他的尿道流了出来。正在他惊诧不已之时，他的尿液突然变成了鲜血，鲜血哗哗地流出来，直到彻底流干才停止。最后一幅插图描绘的是流干了鲜血的渔夫，他那紧张挣扎的身体变得跟魔鱼一模一样了。NC强迫自己把这个故事读了1001遍。9岁生日那天，他刚好读完第1001遍。在他将要决定再读1001遍之前，他及时将画册扔进了沸水锅里，并看着旧画册被煮烂。为此，NC被

母亲毒打了一顿，但他感到如释重负。

然而几天之后，“精神痛苦”又重新附在了NC的身上，他突然变得无法忍受老师用手擦抹黑板上的粉笔字，更无法忍受老师将粘满粉笔灰的双手搓来搓去。每当看到老师用力搓着灰白的、干燥的双手，NC就不停地偷偷往手掌心里吐唾沫，否则，他就会浑身颤栗，痛苦不堪。为了克服这种痛苦，NC从母亲那里偷来一根钢针，每天夜里，他都起床到厨房，对着那口将画册煮烂的锅，用钢针轻轻刺拨自己的左右眼皮各56下，然后将钢针含在口中，针尖向内，数数，数到1001。直到有一次，他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被母亲发现了，母亲问他在干什么，他不说话。母亲问他嘴里是不是含着东西，他摇摇头，继续小声数数，并用眼睛的余光看着那口锅。母亲走过去，想强行撬开他的嘴。他一把将母亲推倒在地，跑回房间将针吐了出来。此后，他不敢再深夜去厨房了，只得将仪式简化为口含钢针，躺在床上数1001下。有几回，他没数到1001下就睡着了，幸运的是，钢针并没刺穿他的喉咙。对于NC来说，痛苦和对痛苦的克服变成了一条自我吞噬又自我膨胀的毒蛇，含针并没有令他摆脱对搓粉笔灰的恐惧，他不得不同时承受两种痛苦。一段时间以后，他将两种痛苦联系起来，每当看到老师手搓粉笔灰时，他就用针刺自己或刺别人。如果不是因为NC的成绩优异，他早就因为此事被校方除名了。

15岁的时候，NC当着母亲的面，将刚刚配好的眼镜摔在地上，摔得粉碎，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原因或动机。母亲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然后问他为什么要摔碎眼镜。他从兜里掏出钢针猛戳自己的手背。母亲被吓坏了。但因为经济拮据，母亲并没带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在母亲看来，这件事只是偶然的，它最多表现了儿子的怪脾气而已。这一时期，NC常常忍不住将

辛苦完成的作业撕烂，或者将试卷上写好的答案一一涂黑。更可悲的是，他热烈地喜欢一个女孩，那个女孩似乎也对他有好感，但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忍不住用石块砸了那个女孩的头。女孩被砸得头破血流，惊恐茫然地看着NC。NC背过身，取出钢针，放进嘴里，小声数起数来。等他数到1001，吐出钢针转回身来，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在旷野边缘了。

出于对自我毁灭或突然降临的厄运的恐惧，NC每天晚上都不得不记录白天发生的每一件小事，然后反复琢磨它们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写下应对这些可能的不良后果的策略。针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他都必须想出三条以上的应对策略。在写完全部应对策略之后，NC还要写一篇关于次日生活的详尽无遗的计划书。这篇计划书中包含了关于在各种可能情况下该怎么办的行动方案，比如：“被乌鸦粪便落满一身怎么办？”等等。最困难的是，在第一天的计划书里，他还要考虑第二天书写关于第三天生活计划书的种种可能的麻烦。NC的计划书经常要从夜里写到次日凌晨，因此，他的计划书一般都是以关于写计划书的计划开头，以写计划书的计划结尾。但是，这些殚精竭虑写就的计划书并没能帮他避免厄运。19岁生日那天，NC看到一个工人在用砂纸磨一块厚实的毛玻璃，当时他的精神险些崩溃。他马上跑到商店买了两只乳白色的玻璃锤和一罐镁粉。回到家，他将双手粘满镁粉，搓一搓，而后握住两只玻璃锤拼命磨擦起来。不一会儿，他的双手就渗出了鲜血，那种粘稠、湿润的感觉令他的精神得以放松。从那天起，NC的隐秘仪式有了新的内容，他每次写完计划书，就口含钢针，手握玻璃锤，数1001下。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他21岁。21岁那年，NC读了斯宾诺莎生平，并将关于斯宾诺莎死因推测的部分背了下来。这令他又添加了一项活动，

就是在鞋里放进沙子和玻璃粉尘，而后穿上干燥的袜子，让脚趾在鞋底反复弯曲磨擦1001下。据NC说，随着仪式的丰富和完善，他的“精神痛苦”基本得到了缓解。

NC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习惯，他用4计数物，用3计数兽，用2计数人，用1计数神。如果有三个苹果，他就将4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如果有三只猫，他就将3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如果有三个人，他就将2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因此，他说，神在他的系统中必然只有一个，所以他是一神论者。

NC之所以将这些隐忧说给我听，其实并非出于友情或者信任，而是因为我与他有可以等量齐观的“精神痛苦”。对此，我仅举一例，每次饭前，我总要将不定量的微小的玻璃碴儿撒在自己的汤盆里，然后，在用餐过程中将它们一一挑出来，而且必须是用舌头进行这项工作。我们交换秘密的初衷是为缓解自身的痛苦。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和NC不久就意识到，精神痛苦可能正是通过诉说而相互传染的。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都暗中盼望对方在自己之前垮掉。这是朋友之间的那种较劲儿，但最后它演变成为一种古怪的决斗。为了修复友谊，我送给NC一本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小说集。后来他告诉我，他最喜欢其中的《一片指甲》，接着他又补充说，那个父亲为了给儿子一个生身母亲而去做变性手术的故事他也很喜欢。但我不记得有什么父亲做变性手术的故事，后来我也没能找到。现在想起来，NC当时也许已然濒临崩溃了。NC在“神经文学社”经常谈论的一篇小说，是博尔赫斯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对此我十分理解。

两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在文学社的聚会上，NC向我们反复朗读了哥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乌拉拉苏》结尾处的一段话，

“落日的余晖照耀着他那仍然坚定而安详的脸庞，它似乎要证明，他直到最后仍然做得对，他像一位英雄一样地守住了阵地”。当时，他的双眼紧盯着前方，似乎要透过镜片，看穿书本、看穿墙壁乃至远方的世界，我说不清那是强烈的执着还是病态的神经质。

NC的崩溃是必然的，但它仿佛又是由一件偶然的小事所引发的。那天，NC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大衣在寒风中散步，他被一种吱啦吱啦的声音所吸引，走进了街心花园。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响亮，原来是一个孩子正在石子路边的草地上拉小提琴。NC猛地冲上去，从孩子手里夺过小提琴，抱住小提琴，倒在地上失声痛哭。正当孩子的父亲想把他揪起来狠揍的时候，他用钢针刺穿了自己的耳膜。

在一同阅读《西西弗斯的神话》时，NC曾对我说，西西弗斯所面对的山峰实际上是没有坡度的，它与地面成直角。所以，不如说那是一堵墙。西西弗斯的难题并不是如何结束，而是如何开始。

垒技

垒技并不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技艺，它不是杂技，也不是魔术。但我们对它也并不十分陌生，在没事的时候，常有人把扑克牌、硬币、小酒杯这类物件搭起来，其实那就是垒技的一种朴素的民间形态。不过，这样说容易引起误解。垒技无论如何是一种专门的技巧，一般人几乎无法理解它的意义。1891年，蒂博代曾在的一篇博物志中将垒技定义为，追求物的自然平衡的技巧。我们认为，它同时也是追求心的平衡的技巧。曾经有人认为，最接近垒技的技术是建筑术，垒技只是一种微观的建筑构思和实践。这是对垒技的根本误解，蒂博代就已敏锐地指出，建筑是处置“面”的技术，绘画是处置“线”的技术，数学是一种元技术，它和其他技术不是平行关系。而垒技和音乐相似，它们是处置“点”的技术。哲学家阿拉里克说过，种种巧合不过是世界的平衡点。这一真理完全可以通过垒技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并不打算向读者传授垒技，那是不可能的。能够凭借文字传播的知识实在有限。我们只能向读者介绍这门技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探询掌握此种神奇技艺的方法和途径。

垒技的历史难以溯源，正如前面所说，它开始于民间单纯的消遣，这也是它仅属于有闲阶层的原因。但是，任何一项技巧都会在其历史探源方面遇到类似的困难，这并不妨碍我们简单刻画其主要的历史进程。垒技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同类物叠加阶段，它开始的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其最终的辉煌顶点作为一个著名事件是铭刻史册的，博物学者们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技艺的。1810年深秋的一天，在伦敦市

区的一座私人宅邸宽阔封闭的大厅里，帕特莫尔博士用了11个小时将1375片落叶垒成了一座城堡。当时在场的观众都是垒技行家，但当城堡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些人的惊异是难以言传的。帕特莫尔博士在完成他的杰作之后，示意他的仆人将大厅的门窗一起打开。一阵秋风吹过，城堡顿时化为一地枯树叶。观众席上没有掌声，只有一片惊呼。这次表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垒技在一种范式下已经走到尽头。作为观众之一的垒技大师塞耶斯事后评论说，“落叶城堡”是垒技的坟墓。然而，危机总是意味着转机，许多垒技师傅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有些人难免误入歧途。1832年，有个叫斯蒂芬斯的爱尔兰人将三个重约7吨的石头垒成了一个V形，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但他的尝试并未受到好评。垒技的关键在于对平衡点的摸索和拿捏，而不是瞎卖力气的事情。“我们的偶像是精灵而非巨人”。

黑暗不安的时代很快过去了，这要感谢俄罗斯人赫尔曼·苏德曼所提出的非同类物叠加构想。现代人看来很容易自发形成的观念往往来自偶然。据说，在苏德曼的一次表演中，他将几根猎鹰的羽毛垒成了一只蝴蝶的形状。表演完毕，他看着自己的作品呆住了。我们推想，也许是从猎鹰羽毛到蝴蝶的过渡，令他产生了异类物叠加的构想。一年以后，也就是1837年，苏德曼用131枚小粉蝶标本和502枚邮票垒出了一位华丽的贵妇。从此异类物叠加的时代开始了，垒技师傅们纷纷效仿苏德曼的做法。这一时期跨度很大，并且产生了众多著名的垒技作品，如帕冯用贝壳、生锈的铁锭、竹叶和风干的蜂巢垒成的“中国长城”；A·兹韦格用玻璃球、高脚杯和黑色陶瓷垒成的“大瀑布”；爱德温和威拉·米尔用齿轮和火柴垒成的“微型地狱”等等。但繁荣也带来了问

题，垒技师傅们都将注意力转向了选材新颖方面，许多人靠着别出心裁，想投机取巧。他们只专注于作品本身的华丽夺目，对产生作品的过程有意忽略怠慢甚至予以掩饰。这引起了垒技界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有人指出，垒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表演，它必须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对垒技师傅形成挑战和考验，一点点失误都将导致整个表演的失败，而最终的作品并不重要。“垒技应当令人心如止水”。反思一旦开始就很容易走过了头。1930年，贝洛克爵士提出了“回到同类叠加，让一切重新开始”的口号。这在已经是风雨欲来的垒技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垒技大师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关于垒技的理论思辨和交锋越发频繁激烈。“究竟什么是垒技的根本？”成了每个垒技师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背后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它完全是学术性的，因为并没有哪个垒技师傅是靠垒技谋生的。但我们也不能说，争论的热情完全来自对垒技事业的执着。就如其他各种技能门类一样，垒技界内有着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和派别纷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部分此类争论都是没有客观价值的，只有时间能解决他们所涉及的纷争。不幸的是，时间有时也会选择令纷争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垒技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在欧洲大陆，人们继续走着异类物叠加的路子。而在英美，垒技则重新回到了同类物叠加的老路上。欧陆的垒技师傅重视材料、造型和最终的成品，英美的垒技师傅重视技巧、层次和表演的过程。前者走向丰富恢弘，后者走向单纯精细。总之，垒技的范式就此一分为二，似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的可能了。

在分裂的状态下，垒技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无论欧陆方面还是英美方面都对平衡点的构成产生了兴趣。这要归功于维也纳的一个垒技团体，他们首先探讨了平衡点的奇偶问题。传统的垒

技师傅多迷信奇数，垒技大师布朗曾说：“三”是垒技的根本，平衡来自大于一的奇数。而维也纳的垒技团体正是针对这种观念提出了他们的“偶数论”，这一团体也因此得名“维也纳偶数派”。他们相信，平衡点存在于两个叠加物之间，垒技所寻找的点应当从支点（即叠加物与平面的接触点）出发，展开建构。这一理论的提出的直接影响是，垒技师傅们开始关注叠加物的立足点，或者说，展开叠加的背景。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德国人布恩鲍姆在行驶中的船甲板上，用鱼叉、空酒瓶、香烟和肥皂垒成的“空中花园”和英国人柯珀在自己左手手掌上用400根火柴垒起的“巴别塔”。

当前，有不少具有远见的垒技研究者正在致力于重新建立垒技的统一范式，但他们的思路并不是在欧陆和英美两种范式间作出评判，而是开拓出一种能够凌驾于这两种范式之上的新路。有人提出，垒技的对象一直都是固体物质，其实引入流体并非没有可能，一种流体垒技将把过去有关垒技的理论纷争彻底扫入历史。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漂亮地实践流体垒技理论。我们仍然无法想象水的平衡点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人提出了动态垒技理论，认为垒技不该局限于静物，而应当令它的过程和结局都动起来，展现一种动态的平衡或说“时间本身的平衡”。但我们知道，理论的难度在于它的提出，而实践的难度在于它的完成，对于此种理论还没有任何实践方面的反响。

好了，我们已经粗略介绍了垒技的概念和历史，并且说明了它的发展现状。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垒技的精神主旨是什么？“美是难的”，垒技作为一种技艺形式，它必须保证其自身独特的“难度”。不难看出，垒技的难度并不在于构思和成品，而在于实践某一构想的过程。它的难度完全是精神

方面的。显然，垒技要求高度的耐心，只有耐心才能保证冷静和优雅。但是，据一些垒技的绝顶大师说，耐心只是初学者所需磨炼的东西，垒技的最高境界是心和物的同一。达到这种境界后，物的叠加会等同于观念的叠加。对物件叠加形成作品的过程类似于对语词叠加形成语句的过程。垒技最终是一种言说。与其他言说形式一样，高超的垒技难免会成为一种虚构。

我可怜的女朋友

我走进6号病房，里面变得空空荡荡的，这令我不安。我的女友躺在角落里的病床上，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翻了个身，面朝我笑了笑。我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搬过小凳子坐下。

“今天领导给我一块大白兔奶糖，你吃了吧。”我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把那块大白兔奶糖取出来。（塑料网兜是她一年前手工编织的。）

“还是你吃吧。”她用尽全力支撑起身子。

“你更需要营养，还是你吃吧。”

“咱们一人一半，否则我就不吃。”

她什么都好，就是太固执了。我只好又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把小水果刀，剥开糖纸，小心地把奶糖切成两段。（我故意没有两等分，但又相差不大，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在不觉察的情况下，把稍微大一点的那一半吃下去。）

她接过那一半奶糖，含在嘴里，含糊地说：“把糖纸给我。”

我把糖纸放在她手心里，她用尽全力将糖纸抚平。早知这样，我在剥糖纸的时候，就会细心些了，但那可能反而会剥夺她的一项乐趣吧。

“咱们的蚯蚓好吗？”她睁着大大的眼睛。这是她最关心的事了。

“我……”

“怎么了?!”

“我把蚯蚓卖了。”我强忍着心中的酸楚。

“卖了……”她颤抖着低下头，喃喃地说。

过了很久，她又问，“卖了多少钱？”

“两分钱，但……”

“但怎么了?!”

“钱被城管队员没收了。”

我刚说完，她就一头倒在了病床上。我真以为她死了，但马上听到了叹息的声音。

“我们的蚯蚓没了，钱也没了，这可怎么办啊?”

她转过脸去不看我。我把手伸进塑料网兜，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柄塑料小梳子，从后面给她梳了梳头，她还剩下23根头发。（这柄塑料小梳子是我女友母亲唯一的遗物，她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她的身体还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痛苦、悲伤还是寒冷。我把手放在她肩头，轻轻将她的身子扳过来。她的皮肤是完全透明的，我可以看到里面的血液在急速地流动。她的手指被切除了，医生给她安上了10根面条。我拉起她的面条，捏在手里抚摩着，想让她平静下来。这时候，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别哭，咱们还有蛾子。”

她还不知道蛾子偷偷飞跑的事，我没敢对她讲，所以哭得更伤心了。

她小心地把面条从我手里抽出来，用它们抚着我的额头。我捧起她那因浮肿而扩大了两倍的脸，想吻她的嘴，但她拒绝了。（其实她的嘴也被切除了，医生给她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假牙是过去对面床上那位老大爷的遗物，他死于淋巴瘤。）

“咱们还没结婚，不能这样。”她向我解释着。我知道她怕我生气。

“等你出院咱们就结婚!”我抹去脸上的泪水。